

文化消费,民乐不可缺

——专访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陈勋儒

传承: 前提是鲜活

商报:您多年致力于民族艺术的推广,从您的经验看,少数民族文化传承、边疆音乐发展关键何在?

陈勋儒:少数民族文化传承、边疆民族文化艺术发展关键是人才。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,每个民族都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风格各异、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,目前已收集的云南各民族各类民歌多达20万首,且还有众多未收集的曲目在民间口头传唱。它们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。

这些年来,国家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,云南省共有四级传承人3698人纳入政府补助范围,这对民族文化及民间音乐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当前发展民族文化,国家必须加快加大民族文化人才培养,包括传承、创作、表演等各方面人才,应适当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补助标准,为民族文化展示提供平台,保持民族文化的鲜活生命力。传统民族文化有其独特魅力,是不会消失败落的。

商报:您策划的“彩云之南飞来的歌”系列演出已成品牌,近年在北京乃至全国展演,反响如何?

陈勋儒:云南是全国率先实施文化立省战略的省份之一,省委、省政府1996年即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,后来又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强省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们成立了云南农工党艺术团,为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实事。2005年以来,“彩云之南飞来的歌”

在北京保利剧院、上海美琪大剧院等重要演出剧场多次亮相,成功为云南少数民族歌唱家何纾、欧阳丽梅、杨云燕、赵兰芳及云南籍青年歌唱家赵红锦、高洪章、李姣等,抒情女高音歌唱家陈维举办个人演唱会。目前在智利、北京、上海、湖北、海南及云南省内各地演出70多场,约8万观众观看了演出。

推广: 需融合流行元素

商报:一个问题不容忽视,当前文艺市场,民族歌曲民乐似乎是离市场距离最远的,民族歌曲是否必须有政府扶持才能生存,有拓展商演的可能性吗?

陈勋儒:民族音乐朴实生动,比大多数流行音乐快餐具有更深刻的民族精神和内涵。在审美世俗化、娱乐化倾向严重的当下,民族音乐广泛传播受到一定影响,因此政府的扶持尤为必要。多数年轻人追逐流行偶像的同时,也有一部分人钟情民族民间音乐,这就使商演成为可能,如以云南民族音乐为主要元素的《云南印象》、《印象丽江》、《云南的响声》等大型演出都很成功,云南佤族歌舞、彝族海菜腔、壮族坡芽歌书等也获得观众认可。民族音乐商业演出,关键是要打造精品,有好的口碑就会有人愿意掏腰包买票。

商报:多年来在北京的演出,您是否感觉到市场的变化?

陈勋儒:我们在北京的演出反响都不错。正如著名导演张绍林所说,音乐旋律使他对云南山水有了更深刻的了解。但多年的演出也发现一些问题,



随着经济快速发展、社会节奏加快,许多年轻人无心关注民族艺术,民族民间音乐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渐消失,传承人匮乏甚至断代,许多口头传承的民间音乐面临失传,情况不容乐观。



回族歌手杨云燕



景颇族歌手赵兰芳



彝族歌手欧阳丽梅



普米族歌手曹新华

目前公众的文化消费观念还不强,仍需培养,文化事业特别是民族文化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商报:您认为民族音乐的发展是否需要借力流行元素?如果需要,如何能与流行元素融合,并获得市场认可?

陈勋儒:2011年我们为云南彝族歌手高洪章举办“打歌”首唱会,其乐队成员是来自日本、英国及国内的著名摇滚乐手,民族与流行完美结合。演唱会后,又邀请有关专家召开了“云南原生态音乐展望与思考”座谈会,其主题就是探讨民族音乐与流行元素是否能够结合。民族音乐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时

代,发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沿袭,也要随着时代而变化。发展民族音乐,必须在传承中创新,借力流行元素值得尝试,音乐推广也需要向现代品牌营销模式多学习。

反哺: 确立文化自信自强

商报:一系列演出对于当地文化有怎样的影响?

陈勋儒:“彩云之南飞来的歌”对展示云南民族音乐文化、为青年演员搭建平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,是打造云南文化品牌一张非常有效的名片。除了为云南少数民族歌唱家举办个唱,我们的综艺演

出经常邀请李怀秀、李怀福、茸巴辛纳、央金拉姆等少数民族歌唱家参加,为云南民族文化人才搭建展示和学习的平台,不遗余力地宣传云南民族文化和文艺人才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观看后由衷地赞叹,“云南真是歌的海洋、舞的世界,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”。演出得到肯定,反过来提升了云南民族文化的自信心,促进了云南民族文化的繁荣和文艺人才的脱颖而出。

民族文艺演出在云南也很受欢迎。云南已成功举办了6届民族民间歌舞展演,推出了一批民族特色浓郁的文艺节目。我

们的地方剧种滇剧、花灯也深受群众喜爱。云南的广场文化最突出的还是群众自发地对山歌、跳民族舞,很热闹,希望更多的省外观众喜欢云南民族文艺。

商报:近期在民族音乐、艺术推广方面还有怎样的计划?

陈勋儒:最近,我们计划围绕有“东方小夜曲”之称的云南民歌《小河淌水》,一是用各种乐器、各种形式演奏,出一张音乐光盘;二是以其为主旋律,打造一台综合舞台剧。目前正在筹划阶段,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,能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。 **本报记者 姜琳琳**

艺术鉴赏

改编话剧是把双刃剑

因为剧本出自于韩寒的小说,因为演员来自话剧《钢的琴》原班人马,所以来看话剧《光荣日》。然而这一次,不知又有多少人会满意而来、失望而归。



在这个极尽荒诞的故事里,一只特立独行的狗,两头明白事理的猪,还有一群追梦人为了一个虚幻的梦而远赴山区小学支教,在上课的同时他们研究枪支炸

药、盖房种菜,一群看似不正常的人建立了一个离奇世界。而他们来这里的根本目的是要发现“光荣日”的存在并阻止它的发生。然而“光荣日”究竟是什么?这是观

众从一开场就寻找的答案,是一个梦想还是我们的未来,没有人能说清楚。其实改编话剧一直是把双刃剑,不仅要抓住文字的精髓,还要从戏剧角度将它放大,更何况是像韩寒那样笔锋犀利、言语大胆型,要把讲故事和讲道理划上等号也需费一定心思。然而舞台上现实与虚幻交织的表现手法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,曾经出演话剧《钢的琴》中性格鲜明、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的王抗美、大头、胖头都消失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躁动的大学生,虽然他们穿着时尚、思想前卫,却远不如质朴的钢铁厂工人来得抓人心。

编剧喻荣军曾定义这部作品为“社会喜剧”,然而除了“韩式文学”中辛辣、幽默的台词被搬上话剧舞台仍能博得观众哗

然一笑之外再无其他。曾经有剧评人说,“一部好的戏剧犹如一把锋利的匕首一样反映社会和生活的纵深,并引起观者内心的共鸣”。但是纵观时下的很多话剧,它们更多地像是一把“玩具刀”,虽然可以装点生活,但是只能供人游戏,却远非生活的主流。从韩寒的小说第一次被改编搬上话剧舞台,到这一次的《光荣日》,都远不如小说本体更吸引人。

说来也巧,演出当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,保利剧院意外地没有屏蔽信号。于是乎,手机铃声、打鼾声不绝于耳。就在人们抱怨的同时,试想一下,如果真是一部好戏,还会有那么多观众将剧场当成熟睡的温床吗?

本报记者 刘小艾